



# 在城市种菜

□ 杜观水



多年前,我在城郊买了块地皮。房子盖好后,剩下形状不规则的“边角料”被我围上篱笆,成了城里人渴求的小院。每年过完年,客厅里装饰的年桔、菊花、发财树,都被我陆续搬进小院。晚饭后拎着水壶浇点水,花草长得郁郁葱葱。

那年春天,岳母来家里住了一个多月。有天我浇花时,她随口说:“种点青菜吧,青菜能看,又能吃。”岳母虽没念过书,但这话实在——后来读吴伯箫的《菜园小记》,里面“种花好,种菜更好”这句话,竟与岳母的想法如出一辙:花开了看着美,菜熟了能下饭,都是土地对人的馈赠。

岳母拉着我老伴,把院子里的花草挪到篱笆旁,硬是开出一块菜地来。又叫小舅子拉来一车熟土、几筐沤熟的鸡粪,铺在地里。种子撒下后不久,满园蔬菜竟长得水灵灵的,看着就让人欢喜。

如今,我家每餐的菜式都不重样。今天中午是凉拌麦菜,晚上有丝瓜煮瘦肉沙螺汤,再清炒个黄瓜;明天中午清炒苋菜,晚餐则是蒜蓉通菜配凉拌黄瓜,日日变着花样。清晨摘下带露的黄瓜,咬一口脆生生的,泥土的清香仿佛在舌尖漫开。望着满畦青翠,忽然想起秦观《行香子》中“树绕村庄,水满陂塘……小园几许,收尽春光”的句子——眼前这方小园,虽无桃李灼灼,但架上黄瓜垂绿,畦间苋菜染紫,不正是词中“收尽春光”的鲜活注脚?原来不论种花种菜,只要用心耕耘,都能为生活缀满生机。种菜,不仅可供三餐之需,其过程本身更是一种劳动的诗意,一种扎根土地的享受,既养身,更养心。

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进菜园。早上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跑进菜园,看韭菜长高了没,香菜冒没冒芽,白菜有没有招虫。下班回到家,门未开,先绕到菜园转一圈,顺手浇些水。有天早上,见小黄瓜开

花了,金黄的花瓣倏然绽放,引得蜜蜂围着飞舞。在这里,我感受到了栽种与收获的乐趣,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。每一朵花、每一个果实,都是大自然对我们的馈赠。我忍不住拍下照片发到朋友圈,收获的点赞竟超过了平日晒的文章。亲友们纷纷留言:“这才是过日子该有的样子!”“羡慕你家的小菜园!”细想之下,在快节奏的城市漩涡中,这不正是为身心觅得的一方喘息空隙?

没曾想,这方小小的菜园,竟成了我与邻居打交道的温馨桥梁。清晨浇水时,散步的老人常停在篱笆外驻足攀谈:“老杜,你这苋菜红得真鲜亮!”“瞧瞧这小黄瓜,一天一个样!”一来二去熟了,摘菜时,我便顺手给邻居送去一些。给李家送去一把麦菜,李家准回赠几个桃子;拿几根丝瓜去曾家串门,曾家肯定给孙

儿塞上几粒糖果。就连晒在门口的衣服,若逢下雨,邻居也总会帮忙收好。这些琐碎而温情的邻里互动,让城里的日子也充盈着质朴的人间烟火。

冯唐在《我心目中的理想房子》中写道,理想中的院子,最好有棵树,开花结果时在树下摆桌酒菜,看花开叶落。我这院子虽无大树,却有满畦的生机:丝瓜架下蜜蜂嗡嗡飞,拔草时蝉鸣声声入耳,夕照下南瓜花自顾自地慢慢合拢。此情此景,令我恍然体味到陶渊明“种豆南山下”的悠然心境。这方小小的城市菜园,就是我的南山。劳作一天回来,摸摸土,看看菜,浇浇水,听着虫鸣,看着它们逐日生长,那份从土地滋生的踏实与欢愉,尤胜于世间万物——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央,我这小小的菜园子,便是心灵栖居的“南山”。

# 芋苗酸里夏未央

□ 苒夏溪

前些日子回乡下,表嫂塞给我一坛芋苗酸。揭开坛盖的瞬间,那股熟悉的酸爽气息裹着时光扑面而来,恍惚间又看见外婆在葡萄架下腌制芋苗酸的身影。

夏日的阳光把屋檐晒得发烫,外婆总在这时戴上草帽,往竹篮里放把镰刀。我踩着她的影子跟到芋头地,看外婆割下芋苗秆,芋苗秆嫩得能掐出水,深紫色的汁液顺着茎秆往下淌。“夏天的芋苗秆用来腌最好吃,又脆又爽口。”外婆用袖口擦了擦汗。

回家后,外婆便搬个竹凳坐在葡萄架下,芋苗秆堆在木盆里,清水冲去泥土,指尖翻飞着撕去硬皮。深紫与翠绿相间的茎秆被切成寸许长的小段,铺在竹匾里,竹匾搁在堂屋门槛上,让穿堂风轻轻舔舐半日,芋苗秆渐渐蔫软,却仍透着股脆生生的倔强。

傍晚,外婆从灶边搬出瓦盆,盆底铺了层粗盐,白花花的。她把晒蔫的芋苗秆放进盆里,码一层芋苗秆撒一层盐,手掌压一压,让盐粒渗进芋苗秆缝里。瓦盆盖块旧布,放到八仙桌底下。

次日正午,腌得半软的芋苗被装进粗麻袋。外婆从溪边搬来裹着青苔的鹅卵石,“咚”地压在麻袋上,褐色的汁液立

刻顺着麻线渗出来,在青石板上洇出深褐的地图。外婆每隔几小时就去转一转石头,“要压得均匀,芋苗才不藏湿气。”阳光穿过葡萄叶的缝隙,在外婆佝偻的背上织出金色光斑。

待麻袋里的芋苗压得干透,外婆便解开麻绳,把蔫缩成黄绿色的茎秆直接抖进陶瓦罐,瓦罐口蒙上纱布,再压上块洗净的鹅卵石,仿佛给时光贴上了一枚封印。“就这样让它们自己‘说话’,半个月后保准酸得利落。”外婆的眼角笑出细密的皱纹。

那半个月里,瓦罐安静地躺在厨房阴凉处,像个装满秘密的时光盒。我偶尔掀开纱布张望,只见芋苗在罐底沉沉睡去,颜色越来越深。外婆说,这是盐给芋苗“疏筋骨”,每分每秒都不能急。

终于等到开罐的日子,掀开纱布的瞬间,一股酸香轰然涌出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她总说:“头茬酸要抓紧时间吃。”外婆快手捞出芋苗酸洗净沥干,铁锅倒油爆香蒜末,金黄的蒜粒刚泛起焦香,芋苗酸便“刺啦”入锅,木铲翻飞间酸气与蒜香搅成一团,红辣椒丝在油星里跳跃,几分钟便炒得油亮,盛进白瓷盘时还滋滋冒着热气,我捧着白粥蹲在灶台边,看她关火前滴两滴香油,酸香混着蒜香钻进

鼻子,喉间早忍不住泛起馋意。

芋苗酸炒五花肉是外婆的绝活。肥瘦相间的肉片在热锅里爆炒,油脂“滋滋”地溅上围裙,她才不慌不忙地倒入芋苗酸。锅里顿时腾起白烟,酸香与肉香充斥鼻尖,勾得人口水直流。

夏日的风又吹过葡萄架时,回到外婆的小院,我总会掀开老屋的瓦罐闻一闻。虽然不再有新的芋苗酸,但那股酸香里,藏着外婆晒芋苗时的背影,藏着她往坛子里撒盐时的碎碎念,藏着整个童年的蝉鸣和星光。这坛烟火气,终究是把故乡的夏,腌成了我舌尖上永不褪色的乡愁。



## 这个季节

(外二首)

□ 陈强

立秋之后,末伏还是闷热  
陌上花草树木依然葱茏璀璨  
无垠的大地穿上一片画衣

那些桂花、向日葵与木槿树  
还有一些不知名字的小山花  
都在这个浅秋里奢侈怒放

河边柳叶翠绿,青青的水草  
在火辣辣的阳光下默默抽芽  
清澈水面荡漾它们的倒影

这个季节,小溪潺潺流淌  
多情的风撩起一层层的涟漪  
那片甘蔗与玉米长势喜人

父亲拉着老牛在郊野放牧  
一只小鸟叼着笛声低飞而过  
仿佛撒下一支希望的序曲

## 立秋辞

最后那场说来就来的夏雨  
终于不请而降。蝉鸣的清高  
却唱不出雨打芭蕉的小调

陌上花草,艳色日渐消减  
只有小溪小河,敞开了歌喉  
它们淙淙地朝着远方流去

一群雁鸟拼命追逐着云朵  
捎来秋天口信,降落家门口  
栖息在村旁那片翠绿竹林

沿着乡间小道,碎步向前  
不燥的微风送来一缕缕凉意  
仿佛秋天的旋律伴着我行

## 画一幅浅秋图

南风好像一支神奇的笔触  
蘸着父亲汗水,给秋天作画  
刻印在辽阔大地的画板上

旷野上的无数朵绽放山花  
似各种颜料,都是画的色彩  
涂抹着后坡上的那片园林

绘上一叶知秋与蓝天白云  
画一幅金灿灿的田野与村庄  
还有夕阳西下的醉人画面

最后,画一幅浅秋丰收图  
用那块深绿浅红菜园作背景  
母亲微笑地站在画的中间

## 新秋咏

□ 李智明

雨洗碧天高,  
秋来暑气逃。  
蝉鸣声渐远,  
乘兴咏陶陶。